

宁波文化研究工程·历史名人研究

沈光文研究

SHENGUANGWEN YANJIU

张萍 戴光中 张如安 等著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宁波文化研究工程·历史名人研究 MR19.201403

沈光文研究

SHENGUANGWEN YANJIU

张 萍 戴光中 张如安 等著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沈光文研究 / 张萍等著.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4. 11

ISBN 978-7-308-13872-7

I. ①沈… II. ①张… III. ①沈光文(1612~1688)——生平事迹②沈光文(1612~1688)——古典文学——文学研究 IV. ①K825.6②I2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19912 号

沈光文研究

张 萍 戴光中 张如安 等著

责任编辑 曾 熙 zxpeggy@zju.edu.cn

封面设计 木 夕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07)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浙江时代出版服务有限公司

印 刷 杭州日报报业集团盛元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16.5

字 数 280 千

版 印 次 2014 年 11 月第 1 版 2014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13872-7

定 价 46.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部联系方式 (0571)88925591; <http://zjdxcbbs.tmall.com>

宁波市重点学科“中国语言文学与区域文化”2014年学科项目研究成果

目 录

传记篇

中华文化 开台先师

——沈光文生平及其为台湾文化拓荒之贡献	(3)
一、甬城沈氏	(3)
二、抗清复明	(13)
三、汉文中医	(25)
四、文献初祖	(38)
五、两岸余韵	(50)

诗文篇

诗之导读与评析	(63)
一、复国之思	(63)
《葛衣吟》《挽定西侯》《寄迹效人吟》六首 《隩草》十一首 《蛙声》《夜眠听雨》《秋吟》《题赤嵌城匾额图》《寄怀庄杞庵》 《言忧》《见博者》《与友弈》《别洪七峰》	
二、怀乡之愁	(84)
《怀乡》《赠友人归武林》《感忆》《望月》《归望》《思归》	

六首 《郊游分得青字》 《感怀》八首	
三、羁旅之穷	(94)
《己亥除夕》 《戏题》 《柬曾则通借米》 《贷米于人无应者》	
《夕餐不给戏成》 《卢司马惠朱薯赋谢》 《发新港途中即事》	
《曾则通久病,以诗问之》 《偶成》 《自疑》 《重九大风》 《癸卯端午》	
《秋日和陈文生韵》 《中秋夜坐》 《题宁靖王斋壁》	
《往宁靖园亭修谒》 《慨赋》 《谢王愧两司马见赠》	
四、孤高志节	(111)
《庭中白菊新开》 《野菊》 《菊受风残,又复无雨润,累累发花,虽不足观,亦可聊慰我也》	
《和曾体仁赏菊分得人字》 《望九日登啸卧亭》 《看菊》 《咏篱竹》 《野鹤》二首 《五日》 《答曾则通次来韵》	
《别顾南金》 《齐价人移居,以诗投赠,次韵答之》	
《齐价人旋禾,未及言别,兹承柬寄,欣和》 《大醉示洪七峰》	
五、逃禅归隐	(127)
《吴正甫忽欲为僧,以柬寄赋答》 《普陀幻住庵》 《晓发目加湾即事》	
《移居目加湾留别》 《至湾匝月矣》 《无题》 《州守新构僧舍于南溪,人多往游,余未及也》	
《仲春日友人招饮不赴》	
《山间》八首 《有感》	
六、台湾风物	(139)
《番柑》 《番橘》 《椰子》 《释迦果》 《番妇》	
文之导读与评析	(148)
《台湾舆图考》	(148)
《台湾赋》	(154)
《东吟社序》	(168)
《题梁溪季蓉洲先生海外诗文序》	(172)

研究篇

论文选编	(179)
《台湾文学拓荒者——沈光文》	(179)
《诗声多誉,相业多毁——栢社沈氏家族》	(187)
《从〈蓉洲诗文稿〉探究沈光文生平事迹》	(211)

论文论著摘要	(221)
台湾学者研究	(221)
大陆学者研究	(227)
研究资料索引(参考文献)	(232)
台湾学者研究	(232)
大陆学者研究	(235)
附录 季麒光《蓉洲诗文稿》选录	(239)
蓉洲诗稿	(239)
蓉洲文稿	(250)
人名索引	(254)
后 记	(259)

传记篇

中华文化 开台先师

——沈光文生平及其为台湾文化拓荒之贡献

明清之际,天崩地坼,浙东的抗清斗争风起云涌,可歌可泣,后来虽烟沉潮息,但其中三人,又以他们辉煌的文化事业而名垂千古,这就是留在故乡的黄宗羲、东渡日本的朱舜水、定居台湾的沈光文。黄宗羲与朱舜水,早已尽人皆晓。但对沈光文,大陆却尚未予以应有的重视和广泛的宣传。实际上,他是将中华民族的悠久文化传播到台湾的第一人,是台湾文化的启明导师,被尊为开台先师、台湾孔子。在他诞辰 400 周年之际,谨以此文概述其生平以及为台湾文化拓荒之卓越贡献,遥祭在天之灵。

一、甬城沈氏

宁波城里的沈氏家族在历史上的第一位名人,是南宋学者沈焕(1139—1191)。他 24 岁中举,乾道五年(1169)中进士,历任上虞尉、扬州教授、太学录事,充殿试考官,调高邮军教授、婺源县令、舒州通判,每到一地,都能恤民重教。但客观地说,他的政绩一般,其所以能为后人称道,在于他的学术思想。沈焕和同时代的杨简、袁燮、舒璘都师事陆九渊与陆九韶,学术都以陆学为主导,兼采朱学、吕学、湖湘学;即以陆学为根本,同时折中诸家,既重内心修养,也重身体力行。这就是“四明心学派”的特色,在四明诸儒中影响深远,史称“淳熙四先生”。而就沈焕来看,则侧重于学术的实际效用,“辩古论今”,力求心学能开物成务。

沈焕的老家在定海崇邱乡沈家山下(今属宁波北仑区小港镇),晚年迁居鄞县城内月湖竹洲(今属海曙区)。著有《定川言行编》《定川遗书》等。卒谥端宪。而他去世前后的光(宗)宁(宗)年间,有个名叫沈俊的读书人,从定海衙前(今属宁波北仑区小港镇)来到了甬城。他也许就是沈焕的同宗后辈,官至五经博士,被《鄞县通志》确定为甬城沈氏宗族的始祖。《鄞县通志·輿地志》之《氏族表三》有如下记载:

始祖:宋代沈俊,字文秀,光宁间自定海衙前来。

地址:一区孔庙镇旧提督署前。

分派:沈氏派别,一曰城中影泉里,一曰栎社中林里,一曰城中车轿之南世大夫第,一曰城中万寿坊大梁街,一曰城中西河沿。皆同宗各谱亦各祖,其祖不相统一。

族望:《甬上族望表》南湖沈氏亦自栎社来,然非句章(沈明臣)之族也。大学士谥文恭一贯、左春坊左谕德延嘉二望。又南湖沈氏同显于神庙时,然又为一族。布政使九畴、从亡太仆卿光文二望。

这段记载明确指出,宁波的这几个沈氏家族属于同宗,但因年代久远、枝叶茂盛,供奉的始祖不同。特别是明代的几位沈氏名人——沈明臣、沈一贯、沈延嘉、沈九畴、沈光文——其祖上都是来自栎社,但不属于同一族望。而本文的主人公沈光文,则属于甬城南湖沈氏宗族。

这个结论的可信度应该是很高的。因为历时28年(1933—1951)编修而成的《鄞县通志》,以其内容浩博、篇幅巨大、体例完备、记述真实而著称于世,被科学家竺可桢赞为“古今方志第一”。

沈光文的宗族归属,20世纪90年代曾经热议过一阵,大都倾向于“鄞县栎社就是沈光文的故里”。其依据为民国时期编修的中林堂印本《栎社沈氏宗谱》。整部八册齐全,依照“金石丝竹匏土革木”为序;其中“革”字册卷十八第8—9页中记有沈光文小传;同时在卷二十六《同宗表略》中附有沈光文简略。不过,这些论者都没有进一步指出:沈光文的“老家”并不在栎社,而是在县城宁波。

可以为这一判断提供进一步佐证的,是在台湾发现的《沈氏过台族谱》。台湾学者石万寿在其《沈光文事迹新探》一文中称:“沈光文的族谱,为笔者在七十年代初,可能是七十二年时,访问台南文献前辈时,得此族谱,借之影印。此谱之原本为黄纸红线蓝皮之古账簿,每页十一行,共十三页,全文约三千字,共分三部分,其一未题纲目,当为谱序,系光文九世孙鹏

道所序,但未注明年代,似乎在大正十年左右。其二为历祖忌辰日期,列光文,历绍、美、必、登、进、士,至有字辈共八代忌辰。其三为过台族谱,不及七百字,似言犹未尽。……此谱所载沈氏事迹,在沈光文先祖部分,谱云:为浙江省宁波府鄞县东门内人氏,故宅入清之后改为浙江提督衙门。”^①

“鄞县东门内人氏”,明确指出了沈光文的老家不在栢社,而在县城东门内,即今之天一广场一带。“故宅入清之后改为浙江提督衙门”,当为宗祠地址“旧提督署前”的误传,而且漏掉了一个“前”字。需要提请注意的是:沈光文的后代从未到过宁波,根本不知道这里有“东门内”和“提督署”的名称,编也编不出来,想必是沈光文告诉儿子,历代口口相传,以致略有误差。

台湾诸罗县首任知县季麒光,是第一个向世人介绍沈光文及其丰功伟绩的重要人物。他所著《蓉洲文稿》中有《沈文开传》,清雍正二年(1724)被巡台御史黄叔璥录入他的著作《台海使槎录》,从而为世人所知。但季麒光究竟是不是这样写的,却因为一直不见其原著而不能断定,直至2004年,学者李祖基在上海图书馆找到《蓉洲文稿》,点校之后,交由香港人民出版社出版。结果发现,原文题为《沈光文传》,而且有大段文字被漏掉了。其中写道:“及钱塘兵败,从曹娥江走宁、台,过四明城下,斯庵尚有老母在堂,止寄一札于其仲氏,不获登家门相慰问。”^②此事当然是沈光文自己说的,别的不说,至少表明,他的老家在宁波城内,是毋庸置疑的。

季麒光的传记开头就说沈光文是“四明故相文恭公世孙”,也就是沈一贯的后代。这一说法被全祖望否定了。全祖望在《沈太仆传》中指出:“或以为文恭公之后,非也;或以为布政使九畴公之后。”^③他没有说明具体理由,还用了一个“或”字,显然底气不足。而季麒光在另一篇文章《沈斯庵双寿序》中再次提到:“先生以四明旧阀、文恭世胄,少负名流,长登清秩。”^④恐怕不会是随便说说。

沈光文自称“四明故相文恭公世孙”,有两种可能:一是真话,二是攀附。沈一贯在晚明官场虽然无人不知,却并非好名声,《明史·沈一贯传》

① 石万寿:《沈光文事迹新探》,《台湾风物》1993年第43卷第2期。

② [清]季麒光:《蓉洲诗文稿选辑》,香港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23页。

③ [清]全祖望:《鮑埼亭集》卷27,《沈太仆传》,见沈友梅、侯中一编《沈光文斯庵先生专集》,台北宁波同乡月刊社1977年版,第15页。

④ [清]季麒光:《蓉洲诗文稿选辑》,香港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41页。

说他退休后,御史“追劾之不已,其乡人亦多受世诋谇”。以沈光文的正直耿介,恐怕不屑于刻意攀附。另外还有一个依据:沈一贯的孙子名为延赏、延禧、延统等;曾孙名为光融、光乘等。沈一贯的堂弟沈一中之孙,也名为延嗣、延嘉等;曾孙名为光运、光瑀等。众所周知,豪门大族一般都按族谱的辈分排行来取名讳。沈光文显然与沈一贯、沈一中家族的光字辈相吻合,其父也是延字辈。就此看来,也可以认定他们属于同一宗族,只是谱系上相隔较远的旁系分支而已,诚如台湾大学教授盛成所解释的,“为一贯族曾孙”。《鄞县通志》云:甬城沈氏五大派别,“皆同宗各谱亦各祖,其祖不相统一”。或许,这就是所谓“一笔写不出两个沈字”,甬城的沈氏家族互相联宗的结果。

沈光文所在的甬城沈氏,在明代晚期确为显赫一时的名门望族。

沈一贯(1531—1615),字肩吾,隆庆二年(1568)考中进士,选庶吉士,授检讨,充日讲官。有一次进讲,他向皇帝进言:“托孤寄命,必忠贞不二心之臣,乃可使百官总己以听。苟非其人,不若躬亲听览之为孝也。”^①不料,此话恰巧被后来权倾朝野的内阁首辅张居正听到了(也许是有人告密),以为是在旁敲侧击他独揽朝政,记恨在心,暗中断了沈一贯的升迁之路。直到万历十年(1582)张居正去世,他才重获升迁,凭胸中才学,与皇帝、太子颇多接触,亦有清誉。历任左中允,吏部左侍郎兼侍读学士,加太子宾客。此后,沈一贯告假回乡,至万历二十二年(1594)复出,任南京礼部尚书,又召为正史副总裁,协理詹事府,但他因故没有到任。同年,明神宗下旨推举阁臣,吏部推荐了沈一贯、王家屏等七人,而皇上正对王家屏生气,于是沈一贯得以尚书兼大学士的身份入阁办事。从此进入了辅政12年、当国4年的鼎盛期。

沈一贯年过花甲入内阁,早已世事洞明、人情练达。入阁初期,他资历甚浅、排名靠后,对王锡爵、赵志皋等首辅尽量唯命是从,同时也比较恰当地表现了自己的治国才能,因而很快赢得了首辅及皇帝的嘉许。万历二十六年(1598),首辅赵志皋卧病,而排在前面的几位辅臣,又因各种缘故已纷纷告退,于是沈一贯开始发挥首辅的作用,在“朝政已大非”的困境下做了一些实事。

1596年,日本丰臣秀吉发动的侵朝战争被中国援朝军队打败,要求谈

^① [清]张廷玉等:《明史》卷218《沈一贯传》。

判,实际上却是在争取时间,集结兵力,准备发动第二次攻势。对此,沈一贯先是主张议和,认为这利国利民。但当和谈破裂,日军于1597年6月卷土重犯,他又积极推荐前线将领,并数次上疏建言献策,如1597年8月的《论设天津登莱巡抚疏》,次年正月的《垦田东省疏》。这些奏疏表明沈一贯积极关注朝鲜战争的局势,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是值得称道的。1598年11月,中国援朝军队取得了第一次保卫朝鲜、打败日军的全胜。

万历年间折腾了十几年的“国本之争”,起因于明神宗不喜欢宫女所生的皇长子朱常洛,有意立最得宠的郑贵妃之子朱常洵为太子。为此遭到多数大臣和慈圣皇太后极力反对,朝廷上下因此分成两个派别,万历二十八年(1600),朱常洛年满十八,到了婚冠的年龄,群臣忧心如焚。沈一贯再次上疏苦劝。结果,疏中“多子多孙”的理由打动了明神宗,下诏将行册立太子礼,立朱常洛为太子,可随后又反悔了,谕令改期。而沈一贯断然封还神宗手诏,说:“万死不敢奉诏!”最终促使明神宗下定决心,正式册立朱常洛为太子。沈一贯的表现,获得了社会舆论的好评。次年,首辅赵志皋病逝,由沈一贯继之,晋升为太子太保、户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

万历中,苛捐杂税尤其是矿监税使横征暴敛,民间怨声载道。沈一贯曾不断上疏反对,成功地劝止了若干次矿监税使的扰民剥民的行动,也营救过因矿税而得罪皇帝遭到处罚的官员。万历三十年(1602),明神宗突然染疾,遂面示首辅沈一贯:矿税“俱止勿行”,矿监税使“皆令还京”。不料,第二天神宗又反悔了,要追回谕旨。沈一贯则认为天子无戏言,迟迟不应。追缴圣谕的太监前后来了20余人次,逼迫他不得不交还。结果,终万历朝,矿税之弊不能根除。

沈一贯当国,因神宗长期称病疏于朝纲,遂独揽大权,迅速堕落。他好同恶异,欺上瞒下,争权夺利,特别是“楚宗、妖书、京察三事,独犯不韪,论者丑之”。而影响最深最差的,则是在朝廷中开了晚明党争的恶劣先例。

明朝晚期党争剧烈,有名有势的大党有“阉党”“浙党”和“东林党”,而沈一贯就是“浙党”首领。他在位极人臣的过程中羽翼渐丰,纠结京师的浙江籍官僚,形成浙党,与东林党针锋相对,又与阉党时相唱和。东林党人对沈一贯的所作所为非常痛恨。清康熙年间史馆中的学者以为明代“亡国之祸由于党部,党部之祸始自文恭”,对其痛加贬抑。

沈一贯执政的最后几年,大不得人心,引起“弹劾日众”。其时已累官至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书、建极殿大学士,乃于万历三十四年(1606)请

求离任。而他在宁波的宅邸,可略窥其贪墨纳贿之一斑:第一府在广济桥西故第;第二府在采莲桥西,南城有别墅畅园,北城有别墅陈园,尽显其相府的气派。皇上却还念念不忘,不久再度启用沈一贯,封晋太子太保兼少师。但很快再次受到弹劾,托病辞官,归乡杜门不出,或莳药课耕,或埋头诗书著述。家居10年而卒,赐太傅,谥文恭。

沈一贯在政治上虽非大奸大恶,但污点确实不少,这是不容回避的事实。但他同时又是著述等身的学者、诗人。他著有《易学》12卷、《诗经纂注》4卷、《叙倭人东南事》1卷、《汇编史论》、《道德经解》2卷、《老子通》、《庄子通》10卷、《陈善集》6卷、《敬事草》19卷、《喙鸣文集》21卷、《喙鸣诗集》18卷、《经世宏辞》15卷。他在当时以文章结构精美、作诗多有佳句著称。尤其是诗歌创作,颇获后人好评。《甬上耆旧诗》引臧氏云:“戊辰(1568)史馆大拜者七人,以词章擅名者东阿(指于慎行)、鄞县(指沈一贯)为最,东阿之学殖优于鄞县,鄞县之才笔秀于东阿。”^①陈田在《明诗纪事》中说:“鄞县相业不足言。少师事沈明臣……又与黎惟敬、欧桢伯辈往还,故诗笔颇擅丽藻。”

沈一中,沈一贯的叔父仁佾之子,字长孺,号大若。他从小与堂兄一贯、族兄九畴同学,自相师友,名气相当,时人比作“三谢”。年十四补诸生;万历八年(1580)进士,被授予工部虞衡司主事,负责工程建筑的预算。在任上,他善于精打细算,节省下很多经费。他倡议罢去神岭山采石一事,及时化解了人民的反抗。万历十七年(1589),转往礼部仪制司升为员外郎,历郎中。三年后(1592)外放,升湖广副使,备兵湖北上荆。万历二十三年(1595),因为政绩卓著,再擢山东参政。

其时沈一贯已经入阁辅政,朝廷正在商议恢复与日本的贸易“贡市”。自宋代以来,宁波一直是对日贸易的指定港口,由于嘉靖二年(1523)宁波发生“争贡事件”,明廷下令停止贡市,实行海禁,引发长达20多年的倭患。沈一贯对此记忆犹新、心有余悸,特与沈一中联手,千方百计阻止,声称“贡市一成,臣恐数十年后无宁波矣”^②。贡市之议,最终搁浅。随后,沈一中为了避嫌、不给堂兄添麻烦,告假归乡赋闲,平时与客人交谈,只字不提沈一贯。有人刻意扯到沈相国,则顾左右而言他。他在家整整待了9年,才复

① [清]胡文学:《甬上耆旧诗》卷18。

② [明]沈一贯:《敬事草》卷1《论倭贡市不可许疏》。

出到福建任参政。当时有阉党成员许诺盘踞台湾的荷兰殖民者互通贡市，被沈一中坚决制止了。后迁河南右布政使，再升贵州左布政使。这是从二品的高官，掌一省之政，他赈济流民，疏通渠道，安抚民心，做了大量的实事。沈一中著有《梅园集》20卷，《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曰：“是集诗赋八卷，杂文十二卷，大抵欲以才藻见长，而短于剪裁澄汰。”^①他又有《礼记课儿述注》18卷，还出资刻印了《医便》2卷。

据全祖望的《甬上族望表》与《鄞县通志·舆地志》之《氏族表三》介绍，沈光文与沈九畴这一支更为接近，但均未提供可靠的佐证资料。

沈九畴，字箕仲，又字东霍，居月湖。少时，九畴与一中等同族兄弟读书于城南。万历五年（1577）考取进士，初授刑部云南司主事，奉命审决江南，对冤案多所平反。迁山西司员外郎，历郎中。迁江西按察使，提督学校，他坚决杜绝各种形式的请托，录取了大量优秀的学生。后升四川右参政。时父亲已经90岁高龄，迎养于江西官邸，担心他长途跋涉入蜀吃不消，乃上书陈情，以父老乞求终养，于是朝廷同意他仍领江西。两年后父亲去世，再赴四川任按察使，改陕西右布政使，终官至江西左布政使。沈九畴的仕途，基本上与沈一中相仿，执政也有一定的直声。他在江西时，不肯逢迎势焰熏天的太监，敢于直斥其过失。而且他清廉自守，平时生活十分节俭。他有《寄五弟札》云：“作官十余年，一贫如洗。”又说：“命本有定，不可强求，但俭且勤，或可免饥寒，且戒贪也。”他以贪为戒，宁肯通过节俭的方式勉强地解决温饱问题。沈九畴在为官的德行方面，无疑是远胜从兄沈一贯。

在甬城沈氏中，沈九畴最以文名著。他和余寅、陈大鲁、沈一贯、史孝威、蔡溥、沈一中并称为“甬上七子”。当时执文坛之牛耳的王世贞，唯独欣赏九畴的文才，曾致书道：“执事行部多在匡山、彭蠡间，涵贮方寸，发为文辞，与斗文争雄胜，何快如之！”^②又有诗云：“曩时四明客，倜傥能文章。挥毫写秋色，眼底天茫茫。家多渥洼种，白眉矜最良。今朝逢阮咸，果胜步兵狂。咳唾出珠玑，半落奚锦囊。抗手别我去，孤帆渡钱塘。倘成郊居赋，须寄王中郎。”^③

“甬上七子”其他六人，也都佩服沈九畴在诗文方面的才华。其中的余寅（1519—1595）与九畴的族叔、著名诗人沈明臣是同代人，沈明臣请余寅

①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179。

② [明]王世贞：《弇州四部稿》卷180《沈箕仲大参》。

③ [明]王世贞：《弇州四部稿》卷15《送沈九畴还四明》。

来论定自己的平生诗作,余寅则写信建议:“吾于诗仅窥其藩,未入其室,此事终当属君家箕仲。”就这样,沈明臣让九畴编定了流传于世的《丰对楼诗选》。而沈九畴对自己的文才也非常自负。《甬上耆旧诗》记载:“九畴好学,淹实经史,以诗名重乡里。人有持所作谒其从弟一贯者,则笑曰:‘家弟岂知文,奚不就我?’”也就是说,他直接贬了沈一贯的文才,这位相国却也无可奈何。沈九畴对于法书碑帖的鉴赏力也非同一般,他曾鉴定了著名金石学家赵崡的藏品,断言其“集帖数经临摹,其丰神无复存者,独汉唐古碑为可重耳”^①。赵崡予以认可。

但就诗名而言,沈九畴不及族叔沈明臣。沈明臣(1518—1596),字嘉则,一字天放翁,号句章山人,晚号栢社长。早年为诸生,累赴乡试不中,遂专意于诗,以诗自豪,诗名播于府县。胡宗宪在浙江抗倭时,沈明臣与徐渭、余寅同为幕僚,曾作“狭巷短兵相接处,杀人如草不闻声”而令胡宗宪拍案叫绝:“何物沈生,雄快乃尔!”沈明臣遂引胡宗宪为知己,当胡宗宪蒙冤而死,别人避之不及,唯有他走哭墓下。后来,沈明臣遍游江浙闽粤,历览山水名胜,放浪诗酒,结交海内豪杰,一时名满天下。期间曾与文坛盟主王世贞见了一次,据说他“高坐论诗,气凌其上。世贞虽阳许为布衣之杰,然实心惮之”^②。

沈明臣50岁后归里授徒,赋诗为业,逐渐成为诗坛耆宿,领袖群伦,失职之士、白衣高士,均围聚其门,并培养了一批地方上的诗文新秀如屠隆、杨承鲲、叶太叔、汪礼约以及族中子侄辈沈一贯、沈一中、沈九畴等。沈明臣有诗《访一初九畴一中诸从子于城南读书处》云:“春水漫平江,孤舟正夕阳。因寻读书处,数问钓鱼郎。近郭吞青野,疏林散白杨。相逢一无事,先遣具壶觞。”^③虽然全祖望与《鄞县通志》都指出栢社沈明臣与甬城沈氏各为一支,但他们毫不为意,在诗文中都以叔侄相称,喊得非常顺溜。这首诗就反映了他们之间的亲密关系。

沈明臣与王叔承、王穉登同被尊为万历间三大“布衣诗人”;又与同邑朱应龙、叶太叔、卢沅同被称为“明州四杰”^④。他平生作诗7000余首,格调兼汉魏、六朝、唐人之风,尤擅作古风古诗,常自出奇,挥霍纵恣,雄阔浪漫,

① [明]赵崡:《石墨镌华》卷7。

② [清]光绪《鄞县志》卷36。

③ [明]沈明臣:《丰对楼诗选》卷13。

④ [清]朱彝尊:《明诗综》卷69《朱应龙传》。